

# 跨文化交际中第一人称指示语的语用功能分析

杨惠敏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0)

**[摘要]** 指示语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第一人称指示语是人称指示的基本范畴。随着中外贸易交流的日益加深, 中外语言文化的碰撞迫切需要探讨英汉语言中的第一人称指示语的语用内涵。在跨文化交流中, 听懂说话人的弦外之音, 有利于交际参与者更有效地生成和理解话语。

**[关键词]** 第一人称指示语; 英汉语言; 语用功能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7.1242

“人称指示语”就是能够将话语中涉及的人或物与讲话人、听话人或第三人联系起来的人称代词或名词, 是语言交际参加者之间互相称谓、互相关系的词语。“人称指示语”的内涵, 以具体的语境为参照, 这是由指示语最基本的属性决定的, 而参照的中心就是讲话人。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是英汉语言中典型的人称指示语。第三人称代词和一些名词(短语)在一定的语境下也能起到指示语的作用。在跨文化交流中, 第一人称指示语处于基本范畴, 语用功能不尽相同, 如果不深入探讨, 就会带来很多困扰, 因此确定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 一、单数第一人称指示语

第一人称指示语指称说话者本人, 用“I”表示, 基本功能是用来建立说话者和上下文的指称关系。通常, 说话人通过“I/my/me/myself/mine”等来强调他自身的存在。英语里的“I/my/mine”等第一人称单数指示语可以使用在正式和非正式文体中, 指代的对象比较明确。英语句子以第一人称“I”来进行交流时, 一般都用来指称讲话人本人, 表达说话人的个人观点, 不会包含听话人。

受英语文化中自我意识、个性独立及Do-It-Yourself等传统观念的影响, 第一人称指示语“I”同其他人称指示语共用时, 表达的指示信息同样具体、清楚。

(1a) I and Tom made the same mistake.

(1b) He and I have made that great progress.

在(1a)中, 说话人把第一人称指示语“I”放在了句首位置, 非典型的第三人称指示语“Tom”放在了次要位置, 以此来表明说话人“I”愿意承担起两人所犯的过错, 体现出英语文化以自我(ego)为中心的特点。在(1b)中, 说话人将“I”放在了次要位置, 而把第三人称指示“he”放在了主要位置, 旨在表现说话人在荣誉面前的谦让态度。

除此以外, 它还传递一定的语用信息, 表达某种人际意义。这些信息由“I”在语篇中的使用来实现。“I”指有很大权力的人。而汉语中, 权威人物往往用其他名词, 如“朕、寡人”等词语表示本人的至高无上。

对于与中国交流的外国友人来说, 了解现代汉语中的第一人称指示语,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指称说话人自己。例如:

(2) 我是一名教师。

表示领属关系时, “我”的后面需要加“的”。口语里不加“的”的情况出现在下面三种场合。

第一, 在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的名称前, “的”常可以省略, 例如:

(3) 我爸爸、我妹妹

第二 “这里、那里、家里、家、”以及方位词前可以不

加“的”, 例如:

(4) 经过我家时, 请进来坐坐。

(5) 我这里很安静。

第三, 在“这(那)+数量词”前, 也不要加“的”, 例如:

(6) 我那点本事你还不知道。

和自己的名字或表示自己身份的名词连用, “我”可前也可后, 例如:

(7) 我李建坚决服从学校安排。

(8) 你做得对, 大叔我赞成。

汉语的单数第一人称指示语“我”有时表达复数的意义, 常用于敌我相持的场合。限于书面语。例如:

(9) 敌疲我打

“我”有时不再是人称代词的指示用法了, 而是一种泛指用法。例如:

(10) 你也想看《长津湖》, 我也想看, 他也想看, 好多人都想看。

## 二、复数第一人称指示语

英语的复数第一人称指示语“we”, 和汉语中“我们”“咱们”之间的语用含义不是一一对应的, 但是可以部分地通过“Let us(让我们)”和“Let’s(让咱们)”体现出来。“Let us”可能包括听话人, 也可能不包括, 而“Let’s”总是会将听话人包括在内。英语的复数第一人称有内包(包括听话人)的和外排(不包括听话人)两种用法。

内包的“we”在语义上等于“you and I”。这种“we”有意将说话人和听话人融为一体, 使得听说双方共同分享一样的情感。当内包的“we”被使用时, 说话人尝试去体会听话人的情感, 而不是排斥听话人。例如:

(11) Right, we make a pretty good team at this, don’t we?

内包的“we”的使用帮助维持一种友好的关系, 使得言语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外排的“we”虽然在言语交际中被使用, 但是实际所指并不是听说双方, 而是通过排斥说话人、排斥听话人或既排斥听话人又排斥说话人, 来表达不同的说话目的。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

### (一) 排斥说话人的“we”

这种用法多出现在权势地位悬殊的听话人和说话人的言语交谈中, 例如上司对下属、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子女。说话人这样表达的目的在于使受话人感到双方的权势落差不是那么大, 比较容易接受说话人的观点。在语用学上, 这种排斥说话人的用法具有移情的目的。说话人将自己放到听话人一边, 使

说出的话语听起来倍感亲切，有时还可以增强话语的说服力，提高语用效果，更好地达到交际目的。

### (二) 排斥听话人的“we”

排斥听话人的“we”，实际上指的是说话人自己或自己一方。虽然这里使用的“we”与内包式的“we”在语言形式上没有区别，但是听话人能够从言谈中领悟说话人的意图，这样便达到了双方言语交际的目的。

英语中有一种编者的“we”，在正式（尤其是科技）文章中十分常见，“we”的这种用法意在刻意避免使用“I”，因为“I”含有独断、自负的感觉。试比较下面两句话：

(12) As we mentioned a moment ago, ...

(13) As I mentioned a moment ago, ...

学术性的文章往往会采用(12)，而不采用(13)，因为“we”体现了作者的谦逊严谨的学术态度。

英语中还有一种皇权的“we”，是英国的皇室成员专门用来指称自己的。这种用法源于英语的发展历史。公元4世纪时，在位的国王有两个，一个在君士坦丁堡统治着东帝国，一个在罗马统治着西帝国，后来皇室在行政上实现了统一，但还是保留了两个国王。这样，一个国王的代词实际是指两个国王，复数形式“vos”就应运而生了。国王也可以用复数形式，因为他代表的是他的国民。随着社会变革，“we”的权威性在西方文化中逐渐形成，成了王室成员的专属称谓。有身份的皇室成员常用“we”指称自己，而普通人只能用“I”指称自己。“we”体现了王室的特殊地位，是其他任何人不能僭越的。直到现代社会，英国的国民仍然重视这一传统。英国女王在发表公众演说时，可以多次使用“we”，而其他则不可以。

### (三) 排斥听说双方的“we”

将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排斥的“we”，往往用在一名秘书对外人指称他的老板时。如“*We're in a bad mood today.*”，这里的“we”相当于“he/she”。

汉语的“我们”与“咱们”与英语的“we”一样，内包的和外排的语义并不作形态上的区分。在汉语里，一般都认为，“我们”既可以有内包、也可以有外排的语义；而“咱们”则较多含有内包的意义。

汉语的第一人称复数的内包形式“我们”和“咱们”指称听说双方，将其融为一体，分享共同的兴趣与爱好，体现温暖、友好和平等的交流气氛。例如：

(16) (厂长对工人们说) 我们大家一起干，这个月的任务就一定能完成。

汉语的“我们”与“咱们”的外排形式和英语的“we”一样，都可以分为不包括说话人、不包括听话人或者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排斥等三种形式。

排斥听话人的“我们”“咱们”与英语的“we”，在用法上既有共同的方面，又有一定的区别。英汉第一人称复数形式都有排斥听话人的用法。“我们”和“we”都可以用在正规的文体中指称写作者，以表现其谦逊和客观的学术态度。关于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在上文已经举过，这里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用法在英汉语言里还有比较大的区别。汉语的“我们”“咱们”有时被权势地位低的人用来对权势地位高的人指称自己，以表现说话人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例如：

(17) 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苦，只当是没想头了，又听见

给她二十两银子，喜得眉开眼笑道：我们也知道艰难的，但只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呢。凭他怎样，你老拔一根毫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哩！

《红楼梦》里王熙凤的权势和地位比刘姥姥高出许多。因此，刘姥姥说话时格外小心。她用“我们”来指称她自己，意在表示自己（说话人）地位卑微，以衬托王熙凤（听话人）的地位显赫。

总起来说，汉语中“我们”“咱们”在语用指称方面更侧重整合性，文化语境的成分多一些，在语言表达上体现出说话人愿意与听话人分享自己观点立场的态度；英语中的“we”的语用指称更侧重具体性，其人称指示的语言性更强，偶有特殊的文化隐含意义存在，也大体属于语用表达的特殊性范畴，其文化语境的成分要少得多。

### 三、语用功能分析

英汉语言的第一人称指示语，虽然形式简单，但是内涵丰富。指示语的语用功能主要依赖于语境，恰好体现出英语低语境和汉语的高语境的特点。单数形式的第一人称指示语的用法比较简单。复数形式的第一人称指示语，有内包式和外排式，虽然在形态上没有差别，但是语用目的却不一致。内包式的第一人称指示语都将说话人和听话人融为一体，起到维持友好和谐的言语交流气氛的语用。外排式的第一人称指示语都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排斥说话人、排斥听话人和共同排斥听说双方的指示语。在排斥听说双方的用法上，英语用“we”代表第三者，而汉语往往用名词短语替代。在排斥听话人方面，英汉语言同中有异。主要区别为英语的“we”是代表皇权的“we”，体现了说话人的崇高地位，非皇室成员不能随便使用。而汉语的“我们”则表现出说话人想将自己置于群体之中，说明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体现了中国人以谦逊为美的品格，正与Leech（利奇）的礼貌原则相吻合。

### 参考文献

- [1] 曹静, 张结根. 第一人称指示语非指示用法及其语用分析[J].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25(4): 3.
- [2] 余丽. 英汉第一人称指示语语用分析[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6(3): 4.
- [3] 陈芳兰, 韩戈玲. 英汉第一人称指示语复数的语用功能对比研究[J]. 英语教师, 2017, 17(1): 5.
- [4] 刘秋成, 刘晋. 学术语篇中第一人称代词的语篇功能研究[J]. 莆田学院学报, 2016, 23(3): 4. [5]
- [6] 龚梅, 陈艳琳. 第一人称标记I在英语议论文中的比较研究[J]. 2021(2015-1): 85-88.
- [7] 张艳阳. 英语学术论文中第一人称代词语篇功能研究[J]. 考试与评价: 大学英语教研版, 2021(1): 4.
- [8] 洪丹丹, 高霞. 中外学术文本中第一人称代词we的研究综述[J]. 海外英语, 2015, 315(23): 216-218.
- [9] 陈少洁. “we”与“咱们”的语用差异[J]. 海外英语(上), 2018, 000(005): 198-199.

作者简介:

杨惠敏(1978—), 女, 汉族, 江苏徐州人, 硕士,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学博士班,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研究方向: 语言与文化、英语教学、教育心理学方向。